

三國志集解

七

魏書十三

三國志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晉 平 陽 侯 相 安 漢 陳

壽 撰

宋中書侍郎西鄉侯 聞喜裴松之 注

沔陽盧 弼集解

鍾繇字元常

曾廷枚香墅漫鈔卷二曰鍾繇字元常取皋陶彰厥有常之義繇同陶非由音也潘眉曰繇音遙史記東越傳繇君丑索隱音搖吳

太伯世家子周繇立正義音遙漢書徭役字悉作繇國志亦多作繇其作徭者後來俗本所改楊升庵曰鍾繇字元常者取皋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今多以繇音由非也晉世說庾公謂鍾會曰使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
穎川長社人也 郡國志豫州穎川郡長社有長葛城劉昭曰左傳隱

五年宋伐鄭圍長葛縣本名長葛地道記曰社中樹暴長漢改名晉宗室傳司馬孚以功進爵長社縣侯一統志故城今河南許州長葛縣治西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

何焯校改 教授門生千有餘人 范書

鍾皓傳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爲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爲

西門亭長

寔事見陳羣傳范書陳寔傳寔家貧爲潁川郡西門亭長

皓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

分義

毛本與作於范書皓傳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

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

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爲司徒掾公出

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爲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

不扶令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爲西曹掾卽開府門分布曉語

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

身何所任邪

官本攷證云監本作何所任也此係鍾皓曉語掾屬之詞似反詰語氣作邪字爲是今依別本改正

掾屬以故皆止都

官果移西曹掾

續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

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

掾屬名示之乃止

何焯曰據此知漢時三公有答拜掾吏之禮士所以重氣節也

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

郡國志荊州南陽郡南鄉一統志南鄉故城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東南林慮見武紀建安十七年

不之官

范書皓傳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

士林慮長皆不就

時郡中先輩爲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

蒼梧見陶謙傳郡國志潁川郡定陵

一統志定陵故城今河南南陽府舞陽縣北十五里萬姓統譜陳臨蒼梧太守推誠而理嘗有殺人者爲吏所獲臨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產一男郡人歌曰

蒼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按陳臨亦爲蒼梧太守與稚叔是否一人未詳

故黎陽令潁陰荀淑

淑事見荀彧傳

及皓少府

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尙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爲皓兄之妻生子觀

范書

皓傳觀作瑾沈家本曰繇族父瑜字从玉旁作瑾是

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爲童幼

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

通鑑胡注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修云然惠棟曰性與姓通言似我家子姓也

國有道不

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

何焯曰李膺之妹嫁姑之子則中外連姻自古不爲非也

觀辟州宰

范書皓傳宰作府

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

無皐白邪

范書皓傳作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

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

胡三省曰李膺字元

禮膺祖修為太尉父益為趙相

諸父並盛

通鑑父作宗

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

宋本作招

昭劉攽曰昭當作招通鑑胡注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

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

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

范書皓傳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

趙一清曰後漢書鍾皓傳繇為皓孫注引海內先賢傳繇郡主簿迪之子錢大

昭曰裴注以繇為迪孫疑誤潘眉曰孫當為子迪為皓子繇為迪子此作迪之孫誤彌按法書要錄引張懷瓘書斷云魏鍾繇祖皓至德高世父迪黨錮不仕通鑑

云繇皓之曾孫見

獻帝初平三年

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

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

資費使得專學

世說言語篇注引魏志曰繇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彌按鍾會傳注引張夫人傳云會年十四誦成侯易說當即元常周易

訓也侯康曰今魏志無此文當是魏書或魏略之譌

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

謝書見武紀初平元年周壽昌曰謝承下應補一後字

南陽陰修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爲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

吏郭圖爲吏以光國朝

五官掾功曹主簿主計掾賊曹掾計吏皆郡國掾屬姚範曰太守郡治亦稱國朝

除尚書郎陽陵令

郡國志京兆尹陽陵方輿紀要陽陵縣曹魏時廢一統志故城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四十里

以疾去

辟三府爲廷尉正

廷尉正見司馬芝傳

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

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

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

王必事見武紀建安二十三年

催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

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

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

胡三省曰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爲操道地蓋聞其雄略先爲效用以自結也

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

尙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

尙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

袁宏紀建安元年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种輯尙書僕射鍾繇尙

書郭浦御史中丞董芳彭城相劉艾左馮翊韓斌東萊太守楊衆羅邵伏德趙粲爲列侯

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

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

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

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

馬一千餘匹給軍

宋本元本一作二武紀建安五年裴注引繇傳亦云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

太祖與繇書曰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

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

平陽見武

紀卷首平陽郡見齊王紀正始八年胡三省曰平陽縣屬河東郡時南單于呼廚泉居之一統志魏平陽郡治應劭曰在平水之陽謝鍾英曰平陽故城當在今平陽府

西汾水西四五里

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尙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

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

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

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

胡三省曰言若退師避援則關中諸將必叛雖欲歸

司隸治所亦不得而至也

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

胡三省曰易輕也

若渡汾爲營

水經注汾水南

過平陽縣東

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旣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

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

半下疑有脫字馮本半作平誤

擊

大破之

通鑑作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

司馬彪戰略曰袁尙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

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

幹事見武紀建安十九年注引九州春秋

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

者亡

胡三省曰新城三老董公之言

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

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

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

胡三省曰謂既附曹公又與袁氏通也

欲以坐觀

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

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免也將

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

胡三省曰謂河東之兵擊之於內而馬騰之兵擊之於外也

其執必舉是將軍一

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

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

並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亦見張既傳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

趙一清曰後漢書董卓傳帝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注

云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惠棟曰注北地涇陽人兩漢志北地有涇陽縣一彌按兩漢志北地郡有泥陽而無涇陽惠氏誤一劉寬碑陰門生名有離石長北地泥陽王邑文都則邑當爲泥陽人傳寫誤耳案獻帝起居注邑封安陽亭侯又曰顧野王輿地志漢末北地但有富平泥陽二縣魏晉亦然

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

詔已拜杜畿爲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

胡三省曰交郡符也邑佩印綬徑從

河北詣許自歸

郡國志司隸河東郡河北一統志故城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東北里許衛固范先等拒杜畿事詳見杜畿傳

繇時治在

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

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案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

監本官本使作師各本作使弼按本傳有持節督關中諸軍之語以

作師爲是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

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廷隳忝使命

官本考證曰監本闕

庭作關庭此指王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而言作關廷誤今依別本改正弼按馮吳毛各本忝誤作恭

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

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
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
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
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

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

何焯曰此當日自劾之體 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

閒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

趙一清曰關中之役由繇激成之見衛覬傳注而此傳諱之

表

繇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

建安十八年魏國始置大理黃初元年改爲廷尉繇初官大理後官廷尉實一官也繇官

大理治毛玠之獄卽在此時

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

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

度矩

魏略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

範通作范禮記禮運范金合土鄭注云鑄作器用也

因太子鑄之釜成太

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

瑞應圖曰黃帝造三鼎以象太乙曹植三鼎贊云鼎質文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象太上能輕能重知凶知

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

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

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

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

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

得鼎

師古注美陽扶風之縣也

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桐邑

原注尸主

事之臣桐音荀幽地也宋本無也字宋本此十字與注文相連誤

賜爾鸞旂黼黻琕戈

師古注交龍爲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琕

戈刻鏤之戈也
也琯與凋同

尸臣拜手稽首曰

師古注拜手首至於手也

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

以褒賜大臣子孫

漢書此句無子孫二字是

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

氏傳孔惺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

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

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

稱四銘者也

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

宋本無言字趙一清曰何校增言字弼按何校本未增言字乃改下句密字爲索字屬上讀文選李善注亦云欲得之而難公索

密使臨菑侯轉

因人說之繇卽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

文選作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

美詩人李善注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毛詩曰顙顙卬卬如珪如璋

晉之垂棘魯之璊璠宋之結綠

毛本綠楚作祿誤

之和璞

李善注左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璊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天下之名器也

價越萬金貴重都

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

許之晉滅虢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璧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

章臺見相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使從者懷璧歸趙 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

侔蒸栗 文選栗作栗何焯曰栗與漆協韻非栗也李善注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膝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

腰曰肪音方梁章鉅曰山海經郭注引此作王子靈符應藝文類聚八十三引作正部論文選攷異云隋志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亡何焯陳景雲改作玉部論均

誤近人邵瑞彭梧丘雜札云李善以魏文所引玉書卽是正部此實誤證尋考工記鄭注引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又王逸注離騷引相玉書云瑱大六寸其

耀自照此二條乃屬一事鄭王二家所據之本不同故字形微異耳叔師旣援相玉書之文以注騷又援其文以入自撰之正部論可見玉書者卽相玉書之簡名

魏文所引當出自原書未必由正部轉引但此書隋志未載想爲阮孝緒所不及見李善更未由寓目非鄭王二家徵引及之則玉書之名永與正部穀亂矣又詩

釋文云玖音久書云玉黑色此亦出相玉書然疑從他書轉引否則元朗及見之書李次孫安有忽略者邪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

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 文選作秦漢未

聞有良比也 是以求之曠年 文選無是以二字 未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

錢大昭曰疑是宗承見荀攸傳注沈家本日宗承字世
林事詳世說三注引楚國先賢傳恐惠叔別是一人
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

喜笑與抃俱

說文抃拊手也
文選俱作會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

李善注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
子文學何焯曰魏志荀彧傳注宏作閎

轉言鄙旨

文選作時從
容喻鄙旨

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

李善注周稱
謂繇書也

鄴騎既到

李善注繇在鄴城
太子在孟津也

寶玦初至捧跪發匣

文選作捧匣跪
發下有五內震

駭繩窮匣
開二語

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

文選矇作
蒙觀作覩

不煩一介之使不

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文選下
有謹奉

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三語按此可見丕之貪

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

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

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諷事詳見武紀建安二十四年及
注引世語又按絳帖載繇賀捷表亦

在是年表云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逮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期剋捷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矢刃傳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憲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

錢儀吉曰疑作言人道常情

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斌媚太子又

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喟嘆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

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

宋本劭作邵

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淳化閣帖載繇請許吳主

委質表辭
繁不錄

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

繇爲大理列名勸進見上尊號奏

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

高鄉侯遷太尉

文紀黃初四年以廷尉鍾繇爲太尉

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